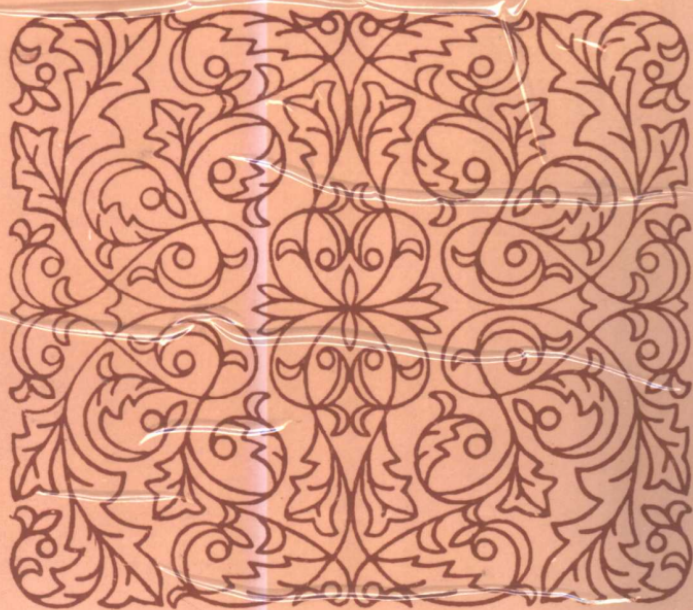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43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43 ·

文化 · 教育 · 體育類

新聞評論學

編輯與評論

時事評論作法

程仲文著

郭步陶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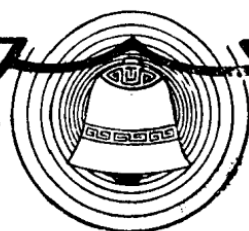
郭步陶編著

上海書店

郭步陶編著

時事評論作法

18 511-26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京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滬一版

時事評論作法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	郭步陶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750)

本(本)(威)

2/1

潘序

郭步陶先生著評論作法，將付刊，囑爲之序。受稿讀之，神爲之往，不佞久與報紙評論爲緣，居常奮於所知所信而已；意念所及，硜硜自守，然未嘗加以歸納整理曰：評論必如此如此也。茲手是編，猶以士著而披覽本地輿圖，不覺身與其境矣。

是書於評論作分類之說明，賅備之剖析，於作法尤多啓示。步陶先生將以此爲習作評論者入門之工具，是猶以與圖授之他鄉來客，指鍼在握而身歷其境，裨益習作，蓋可勝言哉。

末，以長城半月刊記者培林君所紀不佞之語爲結論；當日拉雜言之者，不圖爲步陶先生所採納，狗尾續貂，彌深慚慙。

竊猶欲爲是書之讀者告者：報紙評論之撰述，報紙所需，記者之職也；然基本認識有應更進於此者。

報紙之有評論，非爲報紙作，乃爲讀者作；記者之撰評論，不以完成報紙之格局點綴爲滿足，乃

應予讀者以滿足；易辭言之，記者撰評論之職責，非以發排付印爲對報紙之交卷，必以當前應評論之問題對萬千讀者能交卷，此其一也。

所貴研求評論作法者，明其規律，知其技術而已；不知規律，不習技術，固不能作評論，知規律技術而能運用紙筆文字諸工具自如矣，猶必以意識爲之帥，不然，具形骸而無心靈者也。云何意識？於錯綜之衆相中，能爲國族之利害，讀者之需求，而擇問題，於問題之內涵外緣能理解，更發之以真誠熱烈而皎潔之精神，演爲文章，斯成評論，此其二也。

凡此基本認識而不具備，則爲職業而搖筆卽來之作，將何殊於街頭賣唱者爲聽衆而高歌耶！感念及此，述之於序。

潘公弼

李序

吾國報紙，始於清同治間，當時報紙完全爲消遣品，故評論亦多瑣屑事。某說部紀某報有於妓女與馬夫話別事，雖爲寓言，當時之風氣，概可想見。

至甲午戰事起，報紙始注意政治外交軍事，丁酉以後，時務報出世，清議尤彰。戊戌政變，稍受挫折，然對於后黨之頑梗，以及庚子之亂，抨擊甚力也。

迨辛丑以後，新政再興，日俄戰開，士論益昂，乃有蘇報、革命軍等，及鄒容（容）章（太炎）下獄，清廷始注意輿論，漸謀干涉。然民呼、民吁、民立三報，仆而復起，再接再厲，卒成革命之功，言論界乃益發揮其能力。

民國既定，風氣一轉，始有筆戰，最初爲章行嚴（民立）楊老圃（時事新）等學理之戰，繼則有政黨之戰，癸丑革命失敗，黨報消亡，一時頓歸沉寂。

迨專制議起，各報乃一致攻擊，洪憲既終，乃復各派並峙之局，大致可分三派：一爲民黨，國民黨

各報屬之一爲政黨，共和研究進步政學等屬之一爲無黨，則普通各報是已。

國府奠都南京，乃漸趨於一致，國內問題糾紛既少，乃注意於世界問題，此近數年之風氣也。

步陶先生近以所著評論作法見示，屬爲序言。先生之作，分析極詳，解釋甚明，無待余更爲贅辭，因述數十年言論風氣之變遷，聊供參考，或亦閱者所不廢歟。

民國廿五年冬李浩然

胡序

我雖在報紙上寫了二十餘年的評論，但是慚愧的很始終不曉得評論如何作法，只以見之到，思之所及，意之所至，力之所能，隨手寫去，有時只顧自己寫得高興，不顧人家看得討厭。我在過去的時間，雖曾寫過數千篇評論，我自知我所寫的評論，決不足以列於新聞作者之林。只以未受過新聞學的教育，雖略有經驗，而無學術的經驗，究不足重。

友人郭步陶先生，新聞經驗，極其豐富，而又時時為新聞學術之研究，以經驗之所得，著為學說，以學說之所得，驗之事實，以先覺之所得，覺後覺，以一人之所得，公諸大眾，著有評論作法一書，設例舉證，頭頭是道，只有贊嘆，只有欣羨。

步陶先生以富於新聞學理之作品，而問序於不知新聞學理之我，真使我瞠目無所對，束手無從下筆，惟有自述我之荒陋以求原，固不敢為序，亦不能為序也。

涇縣胡樸安

謝序

初期的報紙，祇重意見而不重消息，現代報紙則以意見消息二者並重，看報的人不僅以知道消息爲滿足，同時對於報紙的社論評論也同樣注意。晚近新聞採訪編輯的技術，較之以前進步甚速，發表消息，彼此不肯示弱，往往甲報有此重要消息，乙報也可以得到。但評論與消息不同，一報有一報的立場，言論彼此不一致；執筆寫評論的人各報也不相同，各報評論的風格，各有特徵，因此評論實爲報紙的靈魂。

指導評論寫作，以前沒有專著，有之，從郭步陶先生的「編輯與評論」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始。現在郭先生又將他在復旦大學的「評論作法」講稿付印出版。內容係將評論文字分析的研究，舉例說明，不厭求詳，每章後附有各種問題，俾學者多有練習的機會，更爲本書的特色。郭先生爲評論文字指示一條路徑，讓大家依照他的方法去做，這是我們應當感謝的！

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謝六逸謹識

薛序

「報紙」是時代的風雨表！「評論」是報紙的探照燈！目前非常時期的中國，是需要健全的報紙，更需要健全的評論；因為要有健全的報紙，方可以推動時代的進化，要有健全的輿論，方可以促進社會的文明。

老友郭步陶先生，近著「評論作法」一書，對於評論的本質與種類，以及評論作法的基本概念與技術問題，均有概括的敘述；旁徵博引，別具一格的，確是每個評論記者最良好的參考書。

據郭先生說：「這書本來祇供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用的，」是其內容偏重於教學，而含有教育的性質，可想而知，無待贅述；不過，依我個人的感覺，今後的評論記者對於評論作法儘可不拘一格，但是必須具備兩個要素——學術修養與政治認識，假使缺乏學術上的修養，則率爾操觚，言之無物；假使缺乏對於現實政治的深刻認識，則觀察錯誤的結果，必導讀者於歧途！

在整個思想界貧乏與整個新聞事業落後的中國，郭先生這本書，是有它的特點，并且是值得

時事評論作法

推薦於讀者之前的！

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薛農山於上海時事新報館

袁 序

撰述評論，全憑學力識力，無絲毫假借處；其實，撰述評論，又半賴技巧，不全憑學力識力。何以言之？

誠如本書作者所謂，評論之題材，爲當前新發生之事件，其範圍有涉及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軍事以及其他一切科學。每當一事件發生時，尙祇略見端倪，力爭上游之評論記者，必以之爲題材，而加以發揮，如此，非有超出一般之學力識力，不易辦到。馬克思爲萊因報主筆，常爲經濟論文所窘，因益作經濟之研究，由此可見撰述評論之難。

當掇拾當前新發生之事件爲論題時，必多爲略見端倪之發揮。不論事機如何微妙，必以言中爲佳。如當某一事件發生時，言其必如此如此；迨時間接近，事實蒞臨，其現象竟不如此如此，如此，非特閱者易爲迷惑，罔知適從；卽執筆者亦難以自圓其說，而殊乏樂趣。論述一事於幾微，又須保證其不悖於雄辯之事實，以爲指導社會之標準，非有豐富之學力識力，安能辦到？

評論爲一種特殊之文字，非特賴有豐富之學力識力，亦須賴有一種嫺熟之技巧；蓋一評論之作——僅就各報紙評論言——其字數恆在千字左右，頗少有超過二千字以上者。故對於一複雜事件之評論，非以最經濟手腕出之，每致辭不達意，或致虎頭蛇尾。評論不僅爲篇幅所限，又常爲時間所限，往往事出倉卒，僅有二十分至四十分之時間，即須撰就，故非嫺熟一種技巧，不能勝任愉快。故筆者本七八年撰述評論之經驗，深覺撰述評論，全憑學力識力，無絲毫假借處；其實撰述評論，又半賴技巧，不全憑學力識力。就其全憑學力識力方面言之，似只任學力識力之發揮，無作法可言；就其半賴技巧方面言之，則預示作法，加惠後學，似亦爲不可少之門徑。

步陶先生服務新聞報，爲我報界先進，其道德文章，素爲我報界同人所景仰；所撰評論，亦爲一時所傳誦。先生國學極有根柢，對於文章構造，解析詳明，決非徒鶩新學者所能望其項背。本著採用拙作兩篇：（一）爲斯特萊薩會議，（二）爲歐洲有轉機乎？分析之佳，殆非筆者執筆時所能想及。先生以此靈敏手腕，再本其十數年來著述之經驗，著爲評論作法問世，彌足珍貴，忝居後輩如我者，本不敢妄進一辭。唯某夕先生忽懷其著作來民報編輯室，面囑爲讀一過，並誌讀後之感，固辭不獲，因勉

贅數言，以爲介紹。

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日後學袁業裕序於民報編輯室

自序

本來報上的評論，祇是寫出公衆的意思，並不一定要有什麼巧妙的技術，用不着什麼文法修辭以及其他一切文章方法等的探討，爲什麼要作這本「評論作法」？

兩年前申報的新聞函授學校，要編新聞學講義，給了我這個題目，教我把作評論所需要的知識寫一些出來，替初學作評論的人們作一個領導。因爲現在中國新聞學的書籍雖不少，可是對於評論方面只是零星說到，還沒有整個一本書可供專門研究評論的，所以要我特地來寫一本，以補其缺。

我很慚愧，自己實在對於評論沒有多少研究，不過在報館裏辦事，對於評論，頗有興趣；近五六年來滬復大滬大新聞學教席，常信口開河，和同學們談及作評論的甘苦；同學們本有評論練習一課，亦遂因而欲從事探討，有此三方面的湊合，我才決定作這一本書。我是天天都有筆桿工作的人，自然不能整天裏坐着去專心著書，祇好隨着看報的時候，就着報紙的材料，一天一天地零星編

寫，經過兩年有半，才算勉強脫稿，又經二三月工夫的修訂刪改，全書的系統才大致完成，這就是編成這一部書的經過。

這書編得這樣草率，事前又沒有藍本可以參考，祇是憑着自己作評的經驗，和當今著名各報所刊布的評論，以相參證，自然免不了有多少可議的地方。好在這書只是供給初學作評論的人看，作個入門的工具，或者不至十分貽誤青年罷。

這本書，本來祇供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用的，後來在復大滬大講授新聞學，也拿來用作課本，然都是私人講學性質，未敢自信其必無錯誤。近頃友人慈惠付梓，乃請潘公弼袁業裕兩先生代為校閱，程序上，內容上，均略有訂正。然私心猶覺兩先生多所寬容，尙望讀吾書的人們，多多指正，俾將來再版時得以修訂，那就十二分感激了。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郭步陶寫於海上惜餘書屋